

蚕豆香,香流年

□吴建

万家灯火

油菜花黄,蚕豆花开。小时候特喜欢素雅的蚕豆花,疏密的叶片间,蚕豆花白色花瓣上衬着黑色的斑点,如同滴落宣纸上的墨汁,更像小女孩那乌黑的眸子闪着清纯的目光。

春末夏初,暖风一熏,花草树木越发蓬勃丰茂,庄稼们也无不打起了精神,麦子贪婪灌浆,蚕豆争相怀孕,四棱柱体的茎部全都结了一串串青青的豆荚,从下向上,豆荚渐小渐嫩,茎的梢部还有几朵蚕豆花,有的快凋谢了,有的还盛开着,几只蝴蝶在残存的花间曼舞。和暖的风里弥散着淡淡的花香和潮湿的泥土气息。撕开豆荚,三四粒绿如碧玉的蚕豆静静卧着。别的不说,光看那嫩豆的颜色就顿生爱意,翠绿盛碧,嫩得几乎掐出青汁来,那珠圆玉润的外形早让人不食而醉了。这时候,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能看到碧绿的蚕豆踪影。

母亲从田间回来,顺手摘了些蚕豆,用清水氽煮,煮熟后的嫩豆香中带甜。母亲用针线把一颗颗熟豆穿起来,连成豆链,那是饭后片刻的休憩,更倾注了舐犊的爱心。我把蚕豆项链像佛珠似的挂在脖子上上上学去,边走边和同学比着谁的“首饰”最长、豆几个大。一路上你拽我一粒,我摘你一颗,扔进嘴里,做出大嚼大咽的夸张样,吃完咂咂嘴,装扮成小美食家议论谁家煮的蚕豆味道最好。

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母亲做的“咸菜炒蚕豆”。母亲将青蚕豆的外皮剥去,倒入爆热的油锅里猛炒,待要熟时再加入咸菜翻炒。用白瓷盘盛上桌,那小小的豆瓣,圆润温软,绿如翡翠,真的是色香味俱全,难怪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:“新蚕豆之嫩者,以腔芥菜炒之,甚妙。随采随食方佳。”

蚕豆极富趣味的吃法是野炊。放学途中,饿了,几个小伙伴悄悄地溜进生产队的蚕豆地里,摘下肥嘟嘟的豆荚,剥出一颗颗碧绿如玉的嫩豆。有趣的野炊开始了,拾柴的拾柴、挖洞的挖洞,二狗飞奔回家拿来铁砂锅,放进青青的豆和清清的水。火舌猛烈地舔着锅底,锅沿渐渐窜出水汽,清香随着蒸汽缭绕溢出,撩得鼻子痒痒的。煮熟了的豆,酥酥的、滑滑的,沐浴着豆麦的芳香,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中,慢慢地嚼,边吃边唱:“煮蚕豆,煮豌豆,咕嘟咕嘟翻跟头;蚕豆香,豌豆香,吃得肚子鼓囊囊……”

蚕豆成熟时正是春蚕茁壮之时,而蚕豆豆荚的形状,也像极了健壮的蚕,蚕豆之名,即来自于此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说:“豆荚状如老蚕,故名。”蚕豆最早来源于西域,唐时就有了,晚唐诗人陆龟蒙嗜吃蚕豆,宦迹所到之处当务之急必先引种蚕豆。南宋诗人杨万里不但爱吃还写诗句来引诱,讲蚕豆“翠荚中排浅绿珠,甘欺崖蜜软欺酥……”强调它比樱桃还要好吃。其实梅算什么东西,酸死人的,哪比得上蚕豆丰腴味美!少时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解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,不知双喜他们看戏回来偷摘的罗汉豆为何物,羡慕之至,长大后方知它就是庄稼地里寻常蚕豆时,不禁莞尔。

“青蔓牵衣细草长,高低山路敛烟光。邻田间埂相逢语,十里春风蚕豆香。”蚕豆乃是来自乡间田园的绿色食品,散发着清新的乡野气息,初夏时节,享受着这原生态的美味,也算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吧。

此刻的黄昏和远方的落日

□马国福

紫琅诗会

长江是一条扁担
源头挑着青海故乡
江尾担着江海南通
我是一粒顺流而下的沙
歇脚在狼山脚下淬炼胆汁里的风华
此刻我从源头抵达江尾
如一滴泪从额头落进嘴角
那青海高原的盐分一直是咸咸的
奔腾的江水呵,有多咸就有多甜
此刻暮色四合,而2000公里之外的故乡
落日如一枚邮戳封缄
给一坛美酒完成最重要的仪式
一条江永不知疲惫
就像我们的父辈
等着你来目送你归
把自己站成一块碑
一滴泪风干需要多久
所有的脚步都不言后悔
无论向前还是后退
你最疼的那个人始终等着你归位
2021年4月23日黄昏上海虹桥高铁站



蚕豆花开
王尚

爷爷的礼物

□明前茶

那一年,我6岁,其时父母因为一纸调令远赴贵州工作,而奶奶正在照料叔叔家刚出生的孩子,万般无奈之下,父母将我托付给舅舅与舅妈暂且抚养。

那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的关照,入住一个陌生的家,坚硬的忐忑俘虏了我,我变得沉默寡言、谨小慎微。我唯一感到自由的日子,是星期天学校放了假,我好到三里路外的爷爷家去。

其时爷爷已经退休十年。他在大家庭中保持着不可亲近的威严,也保持着退休男人特有的无力感。奶奶、叔叔、婶婶都忙于工作、带娃和家务,自然无暇顾及工作了40年的老爷子回到家中,只有一台老唱机、一张报纸相伴的落寞。而在这种落寞中,爷爷对我每周一次的到访,大约也是隐隐期盼的吧。

我一到爷爷家,就去替他拿《参考消息》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,退休后还能订阅这份报纸,近乎一种政治待遇,需要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,并在行政上达到一定级别才可以。爷爷有这个资格是他退休后特别引以为傲的事。我经常听他与叔叔在饭桌上争论国际形势。我隐隐觉得,爷爷有这样一个不同流俗的思想,与那张薄薄的报纸相关。

而爷爷居然把取报纸的任务交给了我,我内心十分欢喜,当然,一路之上我表现得无比庄重。我庄重地穿过两条春天开

满蔷薇花的小弄堂,庄重地走过三座桥,穿过米店、面条作坊、小学校与隆隆轰鸣的纺织厂,到达区委,拿到《参考消息》,再原路回来。

爷爷并不表扬我为他做的这些事,可我分明感觉到,他原先像冰山一样厚实凛冽的外表下,有一线暖流在酥酥地流动。

他终于允许我在他放唱片的时候,坐在他的近旁。他有一台旧唱机,在阁楼上担惊受怕地保存了十年,直到这一年,整个社会氛围松动了,爷爷才敢拿出来听。仅有的十几张唱片,多数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。当时我对古典音乐一无所知,只是觉得当庞大的、百感交集的音律如海涛一般轰鸣时,爷爷脸上的表情令人震惊。有一回,他听得老泪纵横,像是忘了身边还有我这个人。我吃惊极了,按奶奶的话说,爷爷是多么心硬的一个人,家里三个孙儿孙女出生时他都出差在外,大儿子支边也没见他有何动容,他为啥听着唱片就哭起来呢?

这恐怕是爷爷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秘密。

有一天,我将独自返回舅舅家时,爷爷起身说:“正好我也要出门散步,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苍苍雪白的老人一同走路。我兴奋又困惑,不知道爷爷要与我谈什么,也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要与我分手折返。要知道,非年非节,他一个庄重的长辈,把孙女送到寄养的小辈家里去,是不可能的,那会对我舅舅形成一种兴师问罪的压力,爷爷这么礼数周全的人,不会这么干。

爷爷却什么都没有叮嘱我。走到中途,他忽然提议去路边的汤圆店吃四喜汤圆。在当时,老家的四喜汤圆是一种奢侈的点心,一碗四只大汤圆,两甜两咸,由四色馅料包就。尤其是江南特色的荠菜猪肉汤圆与萝卜丝油渣汤圆,美妙不可方物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点心店用餐。汤圆如此细腻柔滑,一股巨大的幸福感紧紧地慑住了我。爷爷端详我的表情,意外地问:“你在舅舅家,没有吃过水磨糯米粉做成的大汤圆吗?”我认真地点头,又困惑地摇头,小孩子记性差,我完全不记得在舅舅家,过年时有没有包过汤圆了。

祖孙间的同行,就在离舅舅家只有一箭之地的一座老桥上终止了。爷爷朝我意味深长地挥了挥手,我明白,爷爷是说下周见。

然而,我没有想到的是,三天后我就与爷爷再相见了。那天放学,舅妈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对我说:“你家老爷子竟然来了,稀客哦!”我进堂屋一看,发现爷爷穿着全套的见客行头坐在藤椅上,薄呢料子的改良中山装,连最上面的风纪扣也扣上了,下面是一双老干部气质的圆口布鞋,雪白的布鞋边,说明他的新鞋是第一次上脚。

爷爷似乎是散着步突发奇想来见亲戚的,又似乎是来跟舅舅大谈国际形势的,只有我知晓他屈尊来拜访晚辈的真实目的——爷爷近旁的茶几上,放着一大袋他刚买的水磨糯米粉。

芬芳一叶

了,与杜鹃差不多到南通的,或许更早一点来到南通的是树莺,这是一种与麻雀差不多大小的鸟儿,但比麻雀更好看、体形体色比麻雀更柔和,它们的鸣声非常的好听,听起来像“花里蜜舌”,鸣声好听的鸟往往难以看见!而且它们的体色与树干树枝的颜色相似,南通旧方志中记述这种鸟儿紧随着杜鹃来到古代通州,而且把它们和农时联系起来,称它们为“报麦鸟”。“报麦鸟……呼鸲里麦屑粥,人因其声名之……为农家道及家常……布谷催耕于前,此鸟教俭于后”。报麦就是麦子成熟了,有了冷钉可吃了,农家的饭锅里也有了麦子磨屑煮的粳子粥。我年少时听大人们说这种鸟叫做“花里蜜舌”,与清代南通方志上所称的“鸲里麦屑粥”又像又不像,只是个谐音而已,树莺的鸣声无不透露着春天的气息。

那些度过了严冬的麻雀、八哥、乌鸫、大山雀、棕头鸦雀和白头鸭们跟随着春天的脚步更加活跃起来,它们的鸣声此起彼伏,麻雀“叽叽喳喳”、乌鸫“咕咕咕咕”、喜鹊“鹊鹊鹊鹊”。白头鸭俗称白头鹎、白头呱呱儿,它们喜欢在枝头连续长鸣,鸣声悦耳动听。八哥和喜鹊的形象与鸣声更是人们非常熟悉的,当然,八哥叫得更好听。

鸟儿们的歌唱早晚最为热闹,各种鸟儿

的鸣声就像是歌唱家们的大合唱。我经常驻足窗前,仔细聆听,分辨着鸣叫的鸟种,同时享受着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恩赐,这是美妙的乐章。太美妙了,太好听了,难以形容!不禁使我想起了笛子独奏曲《音中鸟》和唢呐独奏曲《百鸟朝凤》,那是鸟类竞鸣的自然之美和民族乐器的音乐之美相结合的艺术典范,给予人们无比优美的艺术享受。

清晨,幽静的村子在鸟儿们的美妙乐曲声中甦醒了,这是春天的信号,是大自然的馈赠,也是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里人们的自豪和骄傲。鸟儿们的鸣声似乎使得村子里更幽静了,没有了城市的喧嚣,没有了车水马龙的闹腾,没有了生产队长喊出工的哨音,也没有了缕缕的炊烟。有的只是鸟儿们的鸣唱。中午,鸟儿们的鸣唱伴随着我进入午睡的梦乡。晚上,归巢的鸟儿们为争夺夜晚更好的休息点而叽叽喳喳地热闹着。这个过往往往要一两个小时,直到天黑下来才告结束,老人们说叫做“麻雀儿上窠”,当然并不止是麻雀。村子里有好多的小树林和小竹林,各种鸟儿在夜色中平和地安息下来,直到次日的黎明。

这里,还是我熟悉的从小长大的小村子,是更加幽静幸福的小村子,鸟鸣村更幽!过去,这个小村子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漫桥儿。